



主办单位: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
承办单位: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体旅局
协办单位: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

伴随着尾调拉得老长的叫卖吆喝声,老街在柔和的晨曦中缓缓苏醒。

夏天日头起得早,老街两旁的店铺也开得早。天还未亮,就会有老嫗一路摸到巷口,趁着外面凉快,张罗好板凳开始摆摊。小时候,我看见过她把牡蛎壳平铺在路边,便好奇地问缘由。她说,等这些牡蛎壳被来来往往的车碾平、碾细后,就可以收回去当鸡饲料了。我一边看着她的手灵活地撬牡蛎壳,一边听她絮絮叨叨讲孙子考大学的事情。

早上六点多,包子铺和面线糊店也相继拉开了卷帘门,里面飘出肉包和豆浆的香气。小时候我总是馋这里的包子,再长大些,一礼拜零零碎碎攒些小钱,不是买杂

以仁慈之姿,揽刺桐城南门一隅
海风自宋元的浪涛跋涉而来
挟着咸涩的古意,在花岗岩条石上驻足
凝神静听,似有帆影重重,桨声跌宕
将数百年间的盛景再雕琢一次

德泽众人,济惠天下,匾额上的刻字
于岁月的淘洗中,封存着命运的每一粒尘埃
落在世遗名录上的墨迹,洇开宋元的繁华
城门下的来往穿行,呢喃私语
一步一声皆为历史绣针,缝合文明的经纬
旗幡猎猎,珍宝灿灿
“市井十洲人”,在空旷的语义里逐渐丰满

倘若仁慈没有界限,李贺那捧爱民的赤忱
早已凝作德济门铿锵的筋骨
任战马的铁蹄如何硬朗,斑驳砖痕终成荣光的勋章

似水的月光缓缓淌过,磨亮傲然的风骨
如今,这世遗古门静立如碑,以宽厚托举烟火人间

(作者系90后诗人、诗作入选《青年诗歌年鉴(2023年卷)》,获首届“杜甫杯”诗歌奖、第五届中国年度新诗奖“年度后浪诗歌奖”。)



德济门遗址(陈起拓 摄)

老街记忆

□庄梓豪

志,就是来吃包子。直到现在,我还会想起在老街小店里啃包子的场景。

晌午时,整条老街的路面都蒸腾着热气。手若是碰一会儿石头厝的墙壁,一定会被烤得哇哇大叫。我的小学、中学,都是在老街读的,那时一放学,就和小伙伴们琢磨着去哪里玩。老街的影剧院,年久失修,已无人问津了。网吧、KTV是后来才陆续出现的。

老街的小卖部不大,里面仅有几排货架,上面零零散散放着为数不多的零食和玩具。虽然简陋,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老板是一位眉角上扬的中年男子,他常用沙哑的声音问:“你买什么?”他的眉毛也一跳一跳的,仿佛两张嘴巴,一直在问,

你买什么?旧冰柜发出隆隆的欢叫声,小黑板上写着赤豆棒冰和绿豆棒冰的价格,大概都是两元。大叔一脸严肃地打开冰柜,掀开棉垫子,我们就探头探脑看着里面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冰棍,然后争先恐后挑选。这时大叔也会露出笑容。

老街一度是最热闹的地方,逛街的饮食男女大多是来购置衣物的。母亲以前便在老街经营一家服装店,旺季忙到半夜才肯关店。夜晚,我躺下休息时,看了看钟,心想母亲怎么还不回家,过了一会儿又爬起来看一阵子小说,心里想,母亲现在在干什么呢?是在和顾客讨价还价,还是在剪衣服

的线头呢?我把灯亮着,这样,在路上就能远远看到家里亮着的灯,就能早点回来关灯了吧。当然,每次我都会不争气地先睡着。等到母亲回家,就能听到一串呼噜声。

后来网购越来越普及,老街的服装生意日渐萧条,母亲也从温柔的年轻女子,变成终日担忧孩子并为生计奔波的暴躁妇人。再后来,母亲把服装店转让了,我们一家离开老街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童年时光的美好记忆和母亲最有活力的青春故事,就这样留在了老街。

老街被温柔的时光,锁在了某个赤豆冰冰的夏天。

父亲的天气预报

□曾慧

便会认真地给出建议,很少出错。

但父亲不擅长表达感情。自我记事起,他很少像母亲那样叮嘱“多穿衣服”“早点回家”。更多时候,他只是默默地把伞放在门边,或者在我书包侧袋塞一件折叠好的雨衣。我上中学时,有次放学突遇暴雨,正发愁怎么回家,却看见父亲站在校门口,手里举着一把大伞,裤脚已经被雨水打湿了一半。我跑过去,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把我往我这边偏了偏,然后和我并肩走回家。

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,父亲关注着我所在城市的天气。起初,他会发短信提醒我:“明天降温,加件外套。”但父亲打字很慢,一条简短的信息要反复修改很久。有次我收到他断断续续发来的几句话:

天……有雨……记得……带伞……”隔了五分钟,又补了一条:“别淋着。”

再后来,我教他用智能手机,可他总记不住复杂的操作。语音输入时,他习惯像播报天气预报一样字正腔圆,结果发出来的语音条像极了广播腔的“今日天气简报”,惹得我忍不住笑。直到某天,他突然发来手绘的天气图。晴空、乌云、雨滴、闪电,每一张都画得简单却传神。我这才知道,原来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用平板电脑一笔一画地练习绘图,就为了能更直观地提醒我天气变化。

父亲的“天气预报”成了我们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。晴天时,他会发来一个灿烂的太阳,附带一句“晒被子”;寒潮来袭前,他会画一件厚外套,旁边标注“穿上”;台风天,他甚至会细致地画出风雨的走势,提醒我关好窗户。

我站在医院楼下,看着父亲刚发来的“带伞”提示,心里泛起一阵暖意。正准备回复,手机又震动了一下——这次是一张新的图画:一盏亮着的小灯,旁边写着:“路上慢点,家里亮着灯等你。”

我笑了笑,拦下一辆出租车。车窗外的天空开始飘起细雨,但我知道,有一把无形的伞,早就为我撑了三十年。

食 蜜

□姚鸣琪

闽南人称为“沙蜊”的一种毫不起眼的贝类,谁懂?从小吃到大,直到快三十岁了我才找到它的名字叫“蚬”。

它曾经是我们这里最常见的一种河鲜,是夏天里不可或缺的一样食物,尤其是靠近江边的人家。蚬的样子很普通,黄色带螺纹的壳,长得好看的壳是金黄的,亮亮的,长得丑的壳是黄褐色甚至灰黑,不讨喜。还好,一般来说晋江里的蚬都好看得多。晋江的水底是黄沙,蚬就浅浅地栖息在沙面下,有时候在江中的沙洲上可以遇见它们。它们把自己埋在沙里,只有贝壳的边缘露出沙面,两片贝壳微微张开一条缝,弯弯的一牙白肉忽隐忽现,时而可以看见一个很小的管子探出壳缝露出体外呼吸。

从顺济桥上经过或者在江边溜达时,

往往能看见有人在江里“耕作”——捞蚬。是的,就像在耙地。他们通常光着膀子或者套件旧背心,头脸和身子都晒得黝黑,或者应该称为深咖色,身上挎着个竹篓,手持一柄竹耙子。潮涨潮落,他们下水前要看“水时”,每天在特定的时辰劳作,水深只能比腰低,不然人都站不稳更不用说作业了。沙耙子在水底的沙面上耙过捞起,耙沟里多多少少都带着蚬,聚拢了倒在竹篓里,装满了就转移到岸上的箩筐。小孩子觉得那是件有趣又很有吸引力的活儿,因为可以玩水、玩沙子,最后还可以卖了蚬赚钱。那时晋江里的蚬多得不得了,好像永远也捞不完的样子,或许江里的蚬和江里的沙子一样多吧?闽南有句俗语叫作“钱多得像沙蜊壳”,那该得多富有啊。不过那

是早些年的事,如今江里难得见到捞蚬的人了。

那时候蚬量大便宜,尤其夏季的蚬最为肥美。家家户户隔三岔五甚至一两天就要拿价格亲民的蚬来做个菜。做法大抵就是两种,清炒和做汤。锅里放点油、爆几片姜,下蚬清炒,再搁少许盐少许酱油调味色,一点不复杂。而且分量挺多,用来配稀饭,管够。甚至经常不被人作为配菜而当成一道美食享用,嘬沙蜊。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做汤。很多人家喜欢用蚬作为清汤的原材料,配上苦瓜,或者冬瓜丝瓜哈的,再搁点姜丝和盐,齐了。还有一种蚬汤的衍生做法,将其熬汤做汤底煮米粉。这种

米粉汤也是很多中老年人记忆里的美食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米粉本就不轻易吃,何况还放了蚬,清上加清。这个“清”指的是清爽的味道,一般只有特殊情况才能享用。有位长辈一次在享用丰盛的大餐后回忆贫困的少年时代:感冒发烧了就拿个笊篱到江里捞两把蚬,回到家他奶奶就会为他做碗沙蜊米粉汤。一碗米粉下肚,发点汗感冒就好了,据说蚬肉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

现在家里偶尔还煮蚬汤,因为岳母喜欢吃。我看着碗里的蚬,老觉得它们不是当年晋江蚬的后裔。品着蚬汤的清甜,平平淡淡也是真。

井水冰西瓜

□刘辉煌

“下咽顿除烟火气,入齿便作冰雪声。”这是文天祥笔下的西瓜。小时候,在炽热的天气里,最让我期待的就是那一块晶莹剔透的西瓜。记得有一天傍晚,我们三兄弟因为热得受不了就和小伙伴们去溪边泡澡。水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看见下班归来的父亲自行车后座绑着个大西瓜,我们马上撇下小伙伴们,一路跟着跑回家。到家一看,原来是姨妈一家来了,为了款待他们,父亲特意买了一个大西瓜。

那时候吃西瓜仪式感十足。母亲手起刀落,只听见“叭”的一声,西瓜就从中间裂成了两半,露出了水灵灵、红通通的瓜瓤,像一块块闪光的红玛瑙。饱满的西瓜汁流淌,瓜瓤里嵌着一颗颗乌黑的瓜籽。这时,我们早馋得口水直流,恨不得马上咬一口解渴。母亲总会切得大小均匀,而后一人一块,我们总是大口大口地啃起来,狼吞虎咽,大快朵颐,风卷残云,直到露出青色瓜皮的瓜皮才停下。父亲笑着说:“瓜皮也好吃着呢。”母亲会把吃剩的瓜皮收拾干净,用盐水腌制一个晚上,隔天就是一道清脆爽口的下饭菜。那时候吃西瓜,量少胃口大,总是意犹未尽。时至今日,吃西瓜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,可我还是保留着啃得干干净净、直到露出青色瓜皮的习惯。这不是因为我懂得节俭、会过日子,更多的是为了缅怀那段逝去的岁月。

记忆最深的是井水冰镇西瓜。老家有口老井,井口深邃而神秘,井水冬暖夏凉。清晨和傍晚,井边总是热闹非凡,邻居们来来往往挑水回家。但我最喜欢的是看大人们将西瓜放入一个大竹篮中,小心翼翼地吊入井中浸泡。几个小时后,慢悠悠摇着蒲扇前往井边捞西瓜。这时发现井里的西瓜少则三五个,多则二十来个。我是很难区分哪个是哪家的瓜了,但精明的大人们总能眼疾手快地拿回自家的瓜,偶有出错,也不会太计较,反正都是自家的堂亲,切开一个西瓜,也基本上是一座老房子里住的孩子们见者有份人手一块。

井水浸透后的西瓜吃起来冰凉清爽,带有大自然的芳香。吃一口,一股清甜的香气扑鼻而来,让人垂涎欲滴。清涼鲜嫩的瓜瓤顺着喉咙入胃,那清涼的口感与甜爽的味道总能够驱散夏日的炎热,让人们忘却世间的烦恼。汪曾祺先生对吃西瓜曾绘声绘色地描写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寥寥数笔,言简意赅,惟妙惟肖,令人称道。后来有了冰箱,人们通常把吃不完的西瓜放进冰箱里,虽然也是冰镇过的,但那种味道远不如井水浸泡的甘甜,也没了西瓜自带的田园芳香。



(CFP 图)

食 事



米粉汤也是很多中老年人记忆里的美食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米粉本就不轻易吃,何况还放了蚬,清上加清。这个“清”指的是清爽的味道,一般只有特殊情况才能享用。有位长辈一次在享用丰盛的大餐后回忆贫困的少年时代:感冒发烧了就拿个笊篱到江里捞两把蚬,回到家他奶奶就会为他做碗沙蜊米粉汤。一碗米粉下肚,发点汗感冒就好了,据说蚬肉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

现在家里偶尔还煮蚬汤,因为岳母喜欢吃。我看着碗里的蚬,老觉得它们不是当年晋江蚬的后裔。品着蚬汤的清甜,平平淡淡也是真。

天真热

- 赤日满天地,火云成山岳。
——唐·王维《苦热》
- 清风无力屠得热,落日着翅飞上山。
——宋·王令《暑旱苦热》
- 昼眠苦多蝇,夜眠苦多蚊。
——明·何景明《苦热行》
- 左手遮赤日,右手招清风。
——宋·戴复古《大热》
- 飞鸟厌其羽,走兽厌其毛。
——宋·梅尧臣《和蔡仲谋苦热》



祖母的百衲被

□陈迎东

弹指一挥间,祖母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,她似乎不想在世间留下什么,就连回忆中的音容笑貌也渐渐模糊了,让我常常觉得愧疚。

那天去老房子找东西,看到一条被子,揉皱成一团,像一条受了委屈的小狗,躲在柜子的角落里——二十多年了啊!望着这条用一片片巴掌大的碎布拼接起来的被子,我的胸口像被什么猛地捶击了一下,眼睛湿润起来,一些画面在脑海里唰唰地回放着。

小时候家里穷,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大多是“捡破烂”来的。大哥穿过的衣服留着给二哥穿,二哥穿烂了,缝补一下我这

个老三接着穿,我实在穿不下了,四弟还能撑一两年。每件衣服裤子在手肘、屁股和膝盖的位置补了一遍又一遍,密密的针脚一圈圈的像靶心。数九寒冬时,我们四兄弟挤在一张床上仍不够暖和,只能在床底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。一床薄棉被盖不严那么多人,一晚上谁也睡不好觉,都在抢被子。

有一天奶奶背了一袋碎布回家,说是村里有谁在服装厂上班,捡了一些厂里不要的边角料烧火用,奶奶讨了一些回来。她把碎布统一剪成大约一拃长的四方块,就穿针引线,开始缝制起来。每天干完必要的农活和家务,奶奶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,不

回忆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。后来的几年,奶奶总要去捡一些碎布,物尽其用,缝一些日常用品,比如小钱包、斜挎包、饭罐的保温包等等。

20世纪90年代后,日子渐渐好起来,不需要穿破衣服,也不需要盖百衲被了。奶奶缝的那些东西渐渐功成身退,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。有一个成语叫“敝帚自珍”,奶奶自己用的那一床百衲被一直舍不得扔掉,坚持缝缝补补着用。奶奶去世后,这条被子也被遗留下来,或许是为了提醒我们:不要忘记那段艰苦的岁月。

饮水思源,奶奶,我们又怎会忘记您呢。